

高皮條睜開雙眼，頭痛欲裂，他已經記不清楚自己昨晚喝了多少。

怎麼會不小心喝這麼多？

他甩了甩頭，環顧四周，發現自己躺在酒吧的沙發上，看來昨晚醉得誇張，連家都沒有回。

他記得自己昨晚是跟阿狗喝的，後面就沒什麼印象了。

高皮條掙扎著起身，看著躺在對面的那個人，雙眼漸漸睜大，佈滿了不可置信。

幹他媽的這是怎樣？

為什麼躺在對面沙發上的那個人，是自己？

高皮條立刻低頭，果然自己穿著阿狗的衣服，不對，應該說他現在是在阿狗的身體裡。

「三小啊？」

此時，對面沙發上的男人開始掙扎，看樣子是要醒過來了。

高皮條想讓自己冷靜一點，於是拿起桌上的菸盒，取出一根，點燃，然後狠狠地吸一大口。

「痛死了，我昨晚是喝了多少……」

阿狗一坐起來，就看到對面正在抽菸的自己。

這是什麼情況？廠長為什麼穿著自己的衣服？昨晚他有發酒瘋嗎？

他用力晃了晃腦袋，再仔細一看，那是自己的臉沒錯啊……廠長也不可能一夜就長出頭髮吧？

他緩緩低頭，看到自己手臂、小腿上的刺青，一陣不安湧上心頭。

他立刻伸手摸自己的頭——

「幹！沒毛！」

如果現在酒吧有客人的話，大概會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畫面。

修車廠廠長在吧檯裡清理，而酒吧老闆則坐在吧檯邊抽菸。

「所以我們現在是交換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昨天晚上發生什麼事情，你還記得嗎？」

「不記得。」

阿狗笑了笑，但笑容帶著強烈的不爽，「你到底有沒有在想辦法？我們要怎麼換回來？我不想當一輩子光頭！」

高皮條叨著菸，看向自己的臉，然後伸手將嘴上的菸拿下來，吐了阿狗一臉的煙霧。

「我口袋裡的手機拿來，我先跟芯瑩說今天不開店。」

阿狗對著高皮條伸手，還沒接到手機，他口袋裡就傳來震動。

他收回手，拿出自己口袋裡的手機，是北村的訊息。

「廠長，我這裡有一張單子在修，可是我找半天不知道問題在哪，你可以過來一趟嗎？」

阿狗把手機遞給高皮條，「跟他說不行。」

高皮條接過手機，看了一眼，然後立刻回了訊息。

阿狗湊過去看，發現高皮條只回了一個好字。

「好個屁啊？你用我的樣子去修車？」

「一起去。」

高皮條熄掉了手上的菸，往門口走去。

「他媽的。」

阿狗低咒了一聲，放下手邊的工作，跟在他後面。

北村從來沒有想過，「阿狗」修車的技術這麼好。

他愣愣地來回看著趴在地上修車的「阿狗」，和站在一邊抽菸的「廠長」。

「阿狗店長，你、你也會修車喔？」

「阿狗」抬頭看了他一眼，沒有說話，但這個眼神怎麼這麼像廠長啊？

反而是站在旁邊的「廠長」說話了：「我在教他啦，他想學。」

「哦……」

北村一臉疑惑地點頭。

「好了。」

「阿狗」蹲在地上開始收拾工具。

「廠長，是哪裡出問題了嗎？」

北村抬頭看著「廠長」，結果接話的是蹲在地上的「阿狗」。

「沒什麼問題，改天回廠裡再教你。」

北村看了眼「阿狗」，又看了眼「廠長」，最後把視線放在「阿狗」身上。

「阿狗店長，你教我？」

「我讓他教教看啦。」

「廠長」乾笑了兩聲，他低頭看了眼地上的男人，發現他已經收拾得差不多了，於是抓起他的手，「阿狗店裡還有事，我們先走了。」

「錢還沒收——」

「少囉嗦！走了！」

北村看著兩人離開的背影，疑惑地搔了搔頭。

「大哥，這樣多少？」

「喔，1500。」

「廠長，你知不知道剛剛那樣超可疑的啊？」阿狗坐在廠長旁邊，看著他點起一根菸，「我現在是你欸，你想想看北村看到原本的光頭突然這麼多話，不覺得奇怪嗎？」

「在被人發現之前，趕快換回來！」

廠長伸手抽出嘴裡的菸，對阿狗吐了口煙霧。

「幹，不要再抽了——」

「廠長？」

王芯瑩剛走進酒店，就看到「廠長」抓著「阿狗」的衣領，兩個人的距離近得有點曖昧。

阿狗僵住，緩緩轉頭看了一眼王芯瑩，又轉頭看向高皮條，用著只有他們兩個聽得到的音量說話。

「我剛剛他媽的是不是忘了通知她今天不開店？」

高皮條從口袋拿出阿狗的手機，在他面前晃了晃，「嗯。」

「你們還好嗎？」

王芯瑩看著「廠長」放開「阿狗」，她才走近他們。

「沒事。」

「廠長」嘆了口氣。

她看向「阿狗」，「店長，你還好嗎？」

高皮條不是那麼想回她，但他看到阿狗對他做了一堆表情，他只好回應個什麼。

看著自己的臉被這樣亂弄，真他媽詭異。

「嗯，我沒事。」

阿狗捏了捏自己的眉頭，覺得自己遲早會被交換靈魂這件事搞到發瘋，一瞬間就忘了自己現在是高皮條的樣子，「妳今天怎麼這麼早就來了？」

王芯瑩看向說話的「廠長」，笑了笑，「是廠長你怎麼這麼早就來了？」

阿狗再次僵住，看了眼王芯瑩。

看來她沒有起疑。

王芯瑩走進吧台，「該不會昨天根本沒回去吧？」

「嗯。」

高皮條下意識的回應，但被阿狗狠狠瞪了一眼。

王芯瑩敏感地覺得奇怪，但又說不上來。

「啊對了，店長，你上次說要教我的特調，可以現在教我嗎？我想說趁沒人的時候來學。」

高皮條感受到王芯瑩的視線，抬頭看她，然後又看向阿狗，「我教？」
「對啊。」王芯瑩點點頭，「現在不方便嗎？」
阿狗對上高皮條的視線，馬上反應過來，接住了王芯瑩的話。
「呃，他剛才剛好有教我，我來教妳吧，順便練習。」
「啊？」王芯瑩看著「廠長」走進吧台，「廠長你會調酒啊？」
阿狗看了高皮條一眼，用眼神示意他接話。
「喔，我剛剛教他的。」
高皮條搔了搔頭。
媽的，有頭髮真的好熱。
王芯瑩在一臉茫然的情況下，學會了酒吧裡的特調，雖然教她的人有點意想不到。
「廠長，沒想到你也會調酒，好厲害啊。」
對上王芯瑩讚嘆的視線，阿狗乾笑了兩聲。
「來，這兩杯特調請你們喝吧。」
王芯瑩推了兩個裝滿酒的shot杯出來。
高皮條和阿狗現在其實有點害怕喝酒，畢竟他們昨天就是喝完酒才變成這樣，但看到王芯瑩期待的眼神，兩個人還是妥協了。
他們互看了一眼，在彼此眼裡看到了遲疑。
兩人先後拿起酒杯，一飲而盡。
一杯而已，應該不會怎樣吧……

高皮條猛地睜開雙眼，額頭上冒著汗珠。
他立刻坐起身，發現他坐在自己床上。
他低頭看了看自己，有刺青。
又伸手摸了摸頭，是光的！
他變回來了？
他記得他喝完酒之後……
該不會和阿狗互換身體只是一場夢？
他下床，快速洗漱，然後離開家，開著車直奔酒吧。
酒吧已經營業了，今天的客人偏多。高皮條坐在自己常坐的吧檯角落，盯著來來回回招呼客人的阿狗。
「嗨，廠長，來啦。」
「你沒事？」
阿狗歪了歪頭，「嗯？我怎麼了嗎？」
高皮條盯著他看了好幾秒，然後收回視線，「大概是夢吧。」
阿狗從冰箱裡拿出一瓶啤酒，開瓶之後，放在高皮條面前。
「廠長昨天作夢了嗎？」
高皮條拿起酒瓶，仰頭灌了一口，還沒回應，阿狗又開口。
「真巧，我昨天也作夢了。」
高皮條被酒嗆到，激烈地咳嗽。
阿狗見狀，淡淡地笑了，「好好喝，別喝太快，也別喝太醉。」
高皮條看著他又轉身去招呼其他客人，良久，也淡淡地扯出一抹笑。
就當是夢吧，只是一場過於真實的夢。

